

愛國主義通俗歷史故事小叢書

陳勝和吳廣

陳 荔 編 著



大中國圖書局出版

敬告親愛的讀者

我們的祖國是偉大的，我們祖國的歷史是光榮的。毛主席在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」中指出：「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，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，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和藝術家，有豐富的文化典籍。在很早的時候，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。還在一千八百年前，已經發明了造紙法。在一千三百年前，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。在八百年前，更發明了活字印刷。火藥的應用，也在歐洲人之前。所以，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，中國已有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。」同時又指出：「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，同時又是酷愛自由、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。以漢族的歷史為例，可以證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，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。在漢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上，有過大小幾百次的農民起義，反抗地主和貴族的黑暗統治。而多數朝代的更換，都是由於農民暴動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。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，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。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，而不贊成互相壓迫。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，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。所以，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。」這樣偉大的祖國，值得我們熱愛；這樣光榮的歷史，值得我們歌頌。

因此我們編輯了這套「愛國主義通俗歷史故事小叢書」，將祖國的「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」分別介紹給讀者。我們希望讀者通過我們這套小叢書，能夠對祖國的「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」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，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繼續着祖國的「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」，為建設和保衛新中國進行不斷的鬥爭，使我們的祖國更偉大，使我們祖國的歷史更光榮。

陳勝和吳廣

目次

難道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嗎.....	一
要求土地.....	三
不能坐着等死啊.....	四
「陳勝王」.....	八
農民大起義.....	一〇
進攻.....	一一
農民起義軍壯大起來.....	一三
投機分子混進了革命隊伍.....	一六
脫離農民.....	一七
英雄的最後.....	二〇
不朽的光輝.....	二三

難道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嗎

太陽漸漸開始斜西了，許多農人依然滿頭大汗地在田裏工作着。

這是陽城（現在河南登封縣）地方。一望滿是綠均勻的稻秧，三三五五成羣結隊的農人都赤着一雙腳，高高地捲起褲管，彎着腰，用兩隻強壯有力的手，在深泥裏耙着耙着。這是農忙的最後一個階段，是農民最吃力的時候，也是地主最開心的時候，因為過了這個階段，稻子就要進入開花的時期了。

大家正在喘吁吁地耙着耙着，一個名喚陳勝的長工突然停止了工作，揩一揩額上的汗珠，慢慢地站了起來。他拖着疲乏的身子，走到田邊坐下，抬起頭，凝望着遙遠的天空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他是一個年青的小伙子，有着強健而結實的身體。

這時候秦始皇帝剛統一中國不久，許多舊式貴族倒了下去，無數莊園都換了新主人。這些暴發戶大半是商人地主，他們佔據着大量土地。農民整年辛苦勞動，但到了收穫的時候，却眼看着一堆一堆黃澄澄的穀子送進了地主的倉裏，自己總是喂不飽肚皮，過着牛馬般的生活。陳勝是千萬個農民裏的一個，他覺得這是很不公平的事，為什麼他應該這樣辛勞，而地



圖一 「一隻小麻雀怎能了解天上的鴻雁的心事呢！」

主們却坐着享受這個豐富的果實？難道自己就應該這樣苦？就應該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？他看看自己鋼鐵般堅強的兩隻胳膊，又望望許多匍匐在土地上工作的伙伴，心裏像火燒一樣的難受。他想：總會有這麼一天，地主垮了，他們都到我們的土地上來勞動的。想到這裏，他就不知不覺地望着田裏的伙伴大聲說道：「我們將來要是翻了身，誰也不要忘了誰啊！」

伙伴們正在急急忙忙工作的時候，都沒有注意到陳勝的舉動，現在忽然聽他說出這樣的話，有的就嗤嗤一聲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別做夢吧！你不過是一個長工，想翻什麼身？」陳勝看着他們，又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！你們那裏知道我的志願！一隻小麻雀怎麼能了解天上的鴻雁的心事呢！」這些伙伴聽了，更加笑得打跌，說道：「啊！你原來是一隻天鵝啊！」他們雖然是在開玩笑，但要求却是一致的，他們都在想着那夢一樣的美好的日子。

要求土地

在這樣千千萬萬農民被迫出賣廉價血汗的基礎上，秦始皇帝建立了巨大的空前的統一大帝國。他趁着人民要求統一的時候，用武力統一了他並立的六個國家，他發動幾十萬人民去建築蜿蜒萬里的長城；同樣也發動幾十萬人民去蓋造極端奢麗的阿房宮。他造了幾萬里廣闊的馳道，來便利國內的交通；同樣也在驪山上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奢侈的墳墓。在連年戰爭

之後，人民好不容易盼到了統一，都希望能夠安定下來，但是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却壓迫大批的農民拋妻別子，到遙遠的地方作苦工，還痛苦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地主吞併了過去。

土地一天一天的集中在少數地主手裏，人民一批一批的死亡在飢餓線上！

有一天，東郡地方的一塊石頭上，忽然發現了幾個大字：「始皇帝死而地分。」東郡官吏們看見了嚇得要死，連忙追問這塊石頭是從那裏來的？老百姓都說：「這是由天上掉下來的呀！」官吏們沒有辦法，趕快奏上秦始皇帝。秦始皇帝最怕人家說他死，一聽這話就勃然大怒，下了一道命令把居住在這塊石頭鄰近的老百姓通通殺死，把石頭也放在火裏燒毀了。這塊石頭難道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不是的，這是當時的農民刻上去的，他們天真的認為：只要秦始皇帝死了，他們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了！

不能坐着等死啊

在公元前二〇九年的夏天，農忙還沒有完畢的時候，陽城縣忽然奉到一道嚴酷的命令，說是要抽調九百名壯丁到河北漁陽地方去守長城。陽城縣令便到居住在里門左邊的貧苦居民裏抽選了九百個人，派了兩個軍官帶領着；又在這九百個人當中，挑了兩個人做屯長：一個便是陳勝，另外一個名叫吳廣，是陽夏地方的人。這兩個屯長率領了九百貧民，就跟了軍官

一同望北進發。

漁陽（現在河北密雲縣）這個地方，他們是很陌生的。他們誰都有父母兄弟，或是妻兒親友。現在在專橫的統治者壓迫之下，活生生地把他們由溫暖的家庭裏拆了出來，千里迢迢地去到那向來沒有去過的地方。在路上，偏偏天不作美，走了沒有幾天，便滴滴搭搭地落下雨來，把衣服都打濕了，一個個縮着脖子，皺着眉頭，冒了風雨，勉強前進。

陳勝、吳廣看見許多兵士都在雨裏淋着，地又這樣泥濘，一踏下去就拔不起腳，好像膠住了似的，便走到軍官面前請求暫時停歇一下，等到天晴了再走。

那兩個軍官大模大樣地坐在車上，露出滿臉不耐煩的神氣。一個軍官還睜起一雙兇惡的眼睛，大聲吆喝說：「什麼話！上頭限定日子趕到漁陽，那管着下雨不下雨！要是誤了限期，就按軍法從事：砍頭！你們九百顆驢頭還要不要？」

陳勝看見勢頭不對，便想退下。吳廣實在看不過大家這樣吃苦，還想邁進半步，再央求幾句。那另外一個軍官便呼的一聲，揚起手裏皮鞭，對準吳廣臉上狠狠地揮了過來。陳勝連忙一把抓住吳廣退下。大家警了一肚子氣，仍舊在風雨裏趕路。

雨愈下愈大，漸漸滿地都是水了，他們一步步高，一步步低，蹣得腿上全是泥漿。大家路上唉聲歎氣，勉強走到天色快黑的時候，才找到可以歇息的地方停下了下來。

高坐在車上的軍官是不會受到雨淋的，他們一停下來就驕橫地下了車子，趕緊向營幕裏



圖二 對準吳廣臉上狠狠地揮了過來

一鑽，舒舒服服地休息着。九百個兵士的單薄的衣服都已經濕透了，但還得忙碌地支蓬幕，埋鍋造飯，打酒買肉，服侍這兩位大老爺。他們找些稻草，分別生起火來，大家輪流地圍着火，把身上衣服脫下來，草草的烤得半乾，就這樣胡亂地睡了一夜。

到了第二天，天色還沒有放晴，可是軍官只怕誤了限期，一早就吆喝着走路。大家忍氣吞聲，只得動身。走到半路，雨更大了，簡直像傾盆般直瀉下來，還夾着金蛇閃閃的電光和幾聲震耳的響雷。這時委實沒有法子再走，軍官無可奈何，就命令大家暫時停住。

這一停，就停了許多天，因為雨老是在不停地落着。

等到雨路略小了一些，軍官便催迫着動身。這樣一路上拖泥帶水，勉強走了一個多月，還只走了沒有多少路。

這天剛剛走到大澤鄉（現在安徽的宿縣），天色又黑暗下來，雷聲更不住的在黑雲裏響着，他們便連忙找了一個比較高燥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不多時，一連串震天動地的暴雨挾着瀑布般的狂雨，一下子就把低濕的大澤鄉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眼見得今天又不能再走了。

這九百名壯丁剛剛離家，還沒有走到漁陽，便吃了這許多苦，到了漁陽以後呢？窮人難道是該死的嗎？為什麼地主們都不被抽，都不去當這九死一生的徭役？

這時候已經交秋了，秋天的雨下起來更加沒了沒完。大澤漲了水，把路都淹沒了。他們

無法向前再走，只得停在大澤鄉，等候天晴。

那兩個軍官也沒有辦法了，只派着兵士替他們買酒買肉，每天在帳幕裏喝得醉醺醺地。大澤鄉有的是魚，活跳的大鮮魚就成了軍官們的下酒菜，吃醉了便鞭打兵士來出悶氣。

陳勝、吳廣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們計算，已經走了快兩個月，還不會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。這樣下去，不用說，一定趕不上限期，這不是白白送命嗎？誰也不願坐着等死啊！

「陳勝王」

連綿的秋雨不停地下着。

一個兵士淋得像落湯雞一般，替軍官買了鮮魚大肉回來，一隻手還提着兩瓶美酒。

「快一點！」一陣吆喝聲音由帳幕縫裏傳出。

大家不約而同地向着帳幕投下一種憎恨的眼光。

突然「呀」的一聲，一個宰魚的兵士停了手驚詫着。大家圍上來看，原來他在魚肚裏面挖出了一方雪白的帛，帛上鮮紅的三個大字寫着「陳勝王」。

大家面面相覷，都猜不出這是什麼道理，可是他們却也都知道：兩位屯長裏有一個是名叫陳勝的。登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知不覺都對陳勝注意起來。不消一天工夫，九百人倒有

一大半知道了這件奇事。

事情越來越奇怪了，在他們三三兩兩議論這塊帛書的時候，「陳勝王」三字的聲音也好，像老在他們耳朵裏響着，他們覺得這幾天夜裏好像常常聽見這三個字的聲音，只不過慘厲得很，不像人的腔調。有人說是那邊亂樹後面的破廟裏，有一個野狐狸的窩，傳出來的是狐狸的聲音。狐狸會說話？沒有的事。這一定是什麼妖怪！

夜深了，遠遠又傳來了悲哀的狐鳴，由料峭的秋風送入了九百個輾轉不得安眠的農民耳朵裏。這次更聽得親切了，不是明明「大楚興，陳勝王」六個字嗎？羣衆激動了。楚，他們知道是個滅亡不久的大國，據說只有它在當時可以和秦國抵抗，還曾把秦國打得大敗呢！它要是興起了，那麼這個殘暴無比的秦皇帝不是就該倒下去嗎？陳勝，這個給地主當長工的人做王？這恐怕不可能吧！有幾個胆子大的人索性離開帳幕，去探看這聲音是由那裏來的。

在風雨的深夜裏，四圍和墨一般的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那方面隱隱約約好像有一團閃爍不定的火光，漸漸地移動着，那就是破廟地方了。這火光是什麼呢？正在他們驚疑的時候，許多人都都鑽出來指指點點的議論着。

突然一種淒厲的聲音，尖銳地刺入他們的耳朵裏：「大楚興，陳勝王！」

大家的臉色變了，在寒冷的秋風秋雨裏，都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連忙跑回營幕裏去睡覺。但是在他們沸騰的血液裏，彷彿已經有了新的希望。

讀者們看到這裏，一定會覺得奇怪的，那裏會有這種神祕的事情！是的，這種事情是會有的，這不過是兩千年前吳廣玩的把戲罷了。魚肚皮裏的帛是他故意塞進去的，野狐狸的聲音也是他裝出來的。

吳廣爲什麼要幹這些事情呢？因爲他知道，在封建社會裏，要鞏固農民的反抗情緒，有時是需要玩玩這些把戲的。

農民大起義

雨漸漸停了，可是路上的積水還沒有退去。一早就聽見軍官一疊連聲地兇暴吆喝着：「該死的，打！」呼的一聲，把帳幕掀開了，兩個惡狠狠的軍官像兇神般立在那裏。

「還不預備走，要砍頭嗎！」一個軍官瞪着血紅的醉眼，揮動手裏的皮鞭子，大聲嚷着。吳廣走前一步說：「他媽的，老子真不想幹了！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早着了一皮鞭。「放你娘的屁！誤了限期，你們該死！」一面罵，一面一脚把吳廣踢翻，皮鞭像雨點一般打了下來。

大家圍上來了，一個個眼睛噴出憤怒的火焰，血液沸騰起來，都想結果這兩個軍官。陳勝、吳廣知道大家的憤怒已經湧起了高潮，決不能放過這機會。恰巧軍官鞭打吳廣的

時候，身子一晃一晃的震得腰邊寶劍跳出一段來。吳廣看準了，一個鷄子翻身，突然由地上跳起來，順手一撈，把軍官腰邊的寶劍拔離了鞘。隨手一揮，早把那酒鬼揮為兩段。

陳勝也拔出刀來，把另外一個軍官殺了。

一陣歡躍的呼聲，震動了四圍。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實現了。

進 攻

現在，一個精明強幹的漢子，他們心目中所熱愛的人，陳勝，站在羣衆面前了。他大聲地宣布說：「諸位弟兄們，聽着！我們遇到了這樣大雨，耽誤了路程，走到漁陽，一定是趕不上限期的。這是天氣不好，不是我們有心挨延。可是暴虐的政府是不管這一套的，只要誤了限期，統統都要砍頭。我們難道白白去送死嗎？就算不砍頭吧，到那樣荒涼寒冷的遠地方去，還要受貪官污吏的剝削，我們挨凍受餓，十個裏少說也要死去六七個。從前抽去的壯丁，你們看見有一個回來的嗎？既然反正是死，我們為什麼不大幹一場，和他們拚個你死我活？」他的宏亮的聲音和堅決的態度熱烈鼓舞了九百名壯丁。

「對啊！對啊！」轟雷似的應聲四面八方捲了上來。

荒寂的大澤鄉燃起了強烈的火焰，在大衆歡呼聲中建築了一座高臺，就用兩個軍官的頭



圖三 心目中所熱愛的人站在羣衆面前了

顛作爲祭品，這簡單的典禮煥發了他們階級鬥爭的情緒，當場決定擁護陳勝做將軍，吳廣做都尉。他們砍下附近的樹木，作爲兵器，舉起了「大楚」的旗幟，向大澤鄉進攻。大澤鄉的人民就踴躍地參加了革命的隊伍。

爲了企圖更容易吸引羣衆注意起見，他們宣傳說：革命軍裏有着秦始皇帝的大兒子扶蘇，他是久被他的父親和弟弟壓迫的，還有一個楚國的名將項燕。

進了大澤鄉，聲勢登時壯大了許多，回頭向西，一路上人民紛紛響應，那些貪官污吏都逃跑了，幾乎沒有一個敢抵抗的。革命隊伍經過了許多地方，一直到了陳縣（現在河南淮陽縣）。他們一路上把倉庫打開，散給了老百姓；把軍器拿來，武裝自己的軍隊。這時候他們已經是一支幾萬人的強大隊伍了。

農民起義軍壯大起來

陳縣本來是從前楚國的地方，自從楚國被秦滅亡，人民受到更殘酷更嚴厲的剝削壓迫，現在陳勝、吳廣擁着大量武裝的部隊，打着大楚的旗幟來到，正合了他們的心意。大家都熱烈地歡迎，並且說陳勝首先起義，張大楚國，應該做「張楚王」。

各地方聞風響應的農民軍，也和春天的嫩草一般，到處都在萌芽；他們紛紛殺死秦朝的官



圖四 大家都熱烈地歡迎